

## 作者簡介

李翎鈺，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國立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現職嶺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研究領域：女性文學、明清文學。授課科目：《紅樓夢》與藝術人生、古典小說的藝想視界、明清文學與小品人生。專著：《河東君與柳如是別傳》、《文學女性與女性文學——不離不棄鴛鴦夢》。與林宗毅合編：《中國文學名篇選讀》、《2009 秋·百家藝談》、《2010 春·百家講藝》、《紅樓·文化記藝》。

## 提 要

明清文學與女性文學是近年來學界所津津從事、關切的研究論題，本書藉由《午夢堂集》女性作品的研究，結合了這兩者。全書前三章重述與探究葉氏家族母女作家生平經歷及其作品，敘錄《午夢堂詩文集》版本流傳，四、五兩章從主題、意象塑造與女性經驗描寫等方面，實踐了女性觀點為中心的批評，指出《鴛鴦夢》一劇為「家族療癒」的代表作，既是女性書寫，也是在書寫女性，迥別於傳統男性觀點的探討。

本論文 1997 年里仁書局初版後，1998 年中華書局出版冀勤點校《午夢堂全集》，大陸地區政府單位開始蒐集午夢堂文化遺產、2000 年保護午夢堂遺存、成立午夢堂紀念館。本研究可謂具體個案彰顯明清才女文學成就，於學術新視域有開闢之功。

# 序 一

陳萬益

多年前，我在「晚明小品研究」的課堂上，提醒同學注意晚明社會思潮變遷的一個重要現象：兩性關係的鬆動，包括感情、婚姻、性愛以至於女性形象的活躍，在文學作品中都有具體而廣泛的反映。譬如：《西廂記》雖然早已流行，卻在萬曆、崇禎時期，由眾多選家的評點刊刻，真正獲得護者的擁抱；湯顯祖在《牡丹亭》中塑造了象徵青春生命的杜麗娘，她出生入死，由死復生的愛情追求，雖然違背常理，卻深深感動了被禁錮的心靈；馮夢龍編輯了大量的山歌和情史，赤裸裸的把古今情愛故事與詠歎呈現給廣大民眾，宣示「情教」、衝擊「禮教」；而更驚世駭俗的色情寫作，由《金瓶梅》開啓，已成為時代風尚；才子佳人小說雖然多不能擺脫「求偶必經考試，成婚待于詔旨」的模式，婚姻以愛情為基礎的理念，則已實際滋生。至於明末清初的名妓與名士的交往，如：柳如是與陳子龍、錢謙益，李香君與侯方域等，為人所豔稱，也更突顯女性的傑出，於鼎革之際，不讓鬚眉。流風餘韻，由明末到清初，尋常百姓家的陳芸在《浮生六記》裡留下令懷想的形象，曹雪芹則在《紅樓夢》中痛斥男人濁物，而用大筆墨為閨閣中靈秀的女性塑像……這是一段中國文學史上充滿異端思潮的時代，也是文學舞臺上女性生命活躍的時期，而在正統的男性中心的視野中，尚未好好正視的段落，中國文學的研究者，尤其是女性，應該好好在世界性的女性主義思潮中，借鑒西方，投注心血加以研究。

李栩鈺是當時的學生之一，「閨閣傳心——《午夢堂集》女性作品研究」是她認同我的看法之後，從事晚明女性文學研究的第一階段的成果。

《午夢堂集》是明朝遺民葉紹袁於崇禎年間所編纂的一部葉氏家庭成員的作品合集，除本人作品外，包括妻子沈宜修、女兒葉紈紈、葉小紈、葉小

鸞、兒子葉世僞、葉世佺、葉世俗等人的創作，及沈宜修輯選的當代女性作家的作品集。這樣一部全家合集的書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極其少見的，而葉小鸞、葉紉紉以璀璨的才情卻不幸早夭，沈宜修也在子女相繼變故，哀痛過度，四十六年華即與世長辭；葉紹袁則在天崩地裂的鼎革時期，出家作方外遊，以《甲行日注》日記體的文字記錄了這一個文學家庭的家恨國仇、踟天瘠地的悲憤。葉氏一生雖乏豐功偉業，《午夢堂集》雖然沒有超卓的文學成就，明末清初以來，不乏讀者的青睞，從文人筆記不斷傳述葉氏家族的遺聞軼事，甚至以小說、戲曲形式演述，其人其書，一直流傳於天地間。

栩鈺看上了《午夢堂集》，窮盡心血，搜尋各種版本，跨海結識了大陸的有心人——冀勤女士（點校全集，中華書局 1998 年出版）。復鈞勒比對了各種版本的異同，所作「版本敘錄」就是《午夢堂集》的流傳史。在文集中，她只選擇女性作品作為研究範疇，就是基於前述對晚明女性課題的興趣，雖然如此，《午夢堂集》中收錄的葉氏父子與其妻女親情的文字，涉及女性生活，自然也在論述之中。她主要探討這些作品的創作主題，及其文學意象的塑造和女性經驗的描寫。綜合來看：葉氏母女藉文學的酬唱得到女性情誼的慰藉與滿足，然而貧病死亡的悲劇不斷發生，則又陷於哀悼窮愁的情境，宗教的祈願與夢境的投射都是苦難的象徵；至於由「莫作婦人身，貴賤總之愁」（沈宜修詩句）的女性意識與女性經驗的書寫，固然還都是相當傳統的表現手法，當代的女性固然無法認同，卻更應予以同情的省視。栩鈺在文末對於傳統評價提出商榷，對於所謂「筆力略孱弱，一望而知女子翰墨。」的偏見，表示不滿，正是新時代新觀點的證言。

女性文學的研究已經成為國際性的顯學，晚明與清初變革時代的女性課題也已經在海內外舉辦過多次的學術會議中，獲得相當的進展。栩鈺將其研究晚明女性文學的初步成果付梓，以為學界觀摩，並以自勵。此書在其寫作期間，我對她治學的熱誠深有所感，並且分享了她學疑解惑的樂趣，特於成書之際，草此短文，以誌因緣。

陳萬益序於清大中文系研究室，民國八十六年元月

# 非關午夢堂

王安祈

栩鈺，里仁書局（按：本書 1997 年初版為里仁書局發行，2012 年修訂版為花木蘭文化出版社）願意出版妳的碩士論文，對於妳這樣一位認真用功的青年學者而言，真是一項莫大的鼓勵。身為妳的老師，雖然不曾指導論文，也深深覺得與有榮焉。本應該「興高采烈」的為妳寫序，但是我卻決定以悼念張敬（清徽）老師的文章來代替序文。栩鈺，妳一定會覺得很意外，但是我相信，如果妳聽了我的解說，應該會能接受的。

做這樣的選擇，當然和我個人近來的情緒有關。清徽師於元月四日病逝以來，我的思緒始終不得平靜，經常回想起當年在臺大的種種以及師友間的往事：文學院、第九研究室、二十三教室、曾老師、芳英學姐、還有較清徽師更早逝去的翔飛姐。這些人與事都是妳和妳的先生宗毅極為熟悉的，那濃郁的文化氛圍更是宗毅的學問養成之所。我到清華任教已十年有餘了，這裏的一切和臺大頗為不同，水清木華、綠意盎然，卻常是沉寂一片；沒什麼複雜的人事糾葛，也沒有足以關心動情牽腸扯肺的深交厚誼。我在個人的研究室裏構築起一片豐盈自由的小天地，十年如一日，怡然自得，也清淡如水。清徽師之仙逝觸動了我對往昔生涯的種種懷想，包括臺大的文化氣息，也包括中文系的師生倫理，這一切離我已有十年之久了。栩鈺，妳在清華讀了七年書，同時又跟著宗毅成了半個臺大人，我對今日之悠遊與對往昔之懷想，這番心境，妳必能體會吧？

其實我們的關係是很複雜的，妳當然是我的「正規」學生，從大二起就上過我的詞選、曲選、明清傳奇，而我在教妳的時候同時也教到了那時還沒露過面的宗毅，妳經常拿一些很深的戲曲問題來問我，起初我很訝異，後來

才知道妳是在為宗毅找資料，宗毅那時正在臺大上清徽師和曾永義老師的課，而這兩位都是我的論文指導老師，那麼宗毅該跟著妳叫我老師、還是該從老師那邊論關係稱我師姐呢？等我擔任了宗毅碩士論文口試老師後，身分似乎單純明確了些，而妳隨即又跟著他到臺大博士班去上我的老師的課，我們之間的關係又轉趨模糊了。

不過這種複雜的糾纏當然不只發生在我們之間，我跟我的老師曾永義就很難嚴分輩分。我的碩士論文以清徽師為導師，到了寫博士論文時，又同時請曾老師一同指導，而曾老師是清徽師的把手徒兒，那麼我和曾老師不也是「關係曖昧」嗎？不過我當然認定曾老師是我「嫡嫡親親」的老師（非但是嚴師，同時還是慈父，我結婚時還是由曾師代替已逝的父親攬我進禮堂呢！）而這麼一來，我不就該尊清徽師一聲「太老師」？妳和宗毅豈不成了曾師的徒孫、清徽師的第四代傳人了嗎？但妳的導師陳萬益的博士論文又是清徽師指導的，這份系譜到底該要怎麼排列呢？

這一大堆複雜的關係，反映的現象正是：清徽師桃李滿天下，「戲曲界的導師」當之無愧。我所教給妳的，正是以當年受教於清徽師的一切為基礎，我在教學時加入了自己的體會；而今你們也已為人師表，你們的教材中也一定有我們這幾代老師的心血和妳自己讀書的所得，教育不就是這樣代代相傳的繁衍增殖嗎？我教妳的以戲曲為主，而妳的論文在精通晚明文學的陳老師指導下，從事了跨越文類的研究、開拓了更寬廣更深遠的文化視野，學術的進步不正於此具體可見嗎？

在清徽師火化的那一刻，我和芳英姐握緊了雙手默默祝禱，曾老師在我們肩頭各自重重的拍撫了一下，淚眼模糊中，我轉頭瞥見了妳和宗毅二人也正以最凝肅的神情送著我們共同的導師。那一刻我具體的體會了薪盡火傳的意義，我決定要以原刊於《中華日報》悼念清徽師的文章〈一世情根繫北平〉當作這本書的序文，翎鈺，我想妳願意接受吧？讓我們一同來追憶先師，一同來體會那一個世代的心境，好嗎？

四日一早接獲玉蕙學姐電話，道清徽師只餘一口氣息了。由新竹匆忙趕到醫院時，十一點二十分整，老師已在三十分鐘之前大去。芳英、曉楓、玉蕙學姐已為老師洗淨了身子，換穿上平日最喜愛的紫色旗袍，曉楓姐臨時買了條豆沙紅枕巾給老師墊著，床前的粉紫花束，是中明二師兄安置的，大師兄中斌則默默唸誦著佛經。我們

在旁守護陪伴了四小時，沒有人想到下一步要怎麼做，沒有人想要移動老師、離開老師，我們只想靜靜的送老師一程，送她遠離病痛、遠離孤寂。

這是我第二次看見中明師兄，第一次距今已十七年，是師丈的大殮之日。那天老師一直強作鎮定，偶而還向我們叨念叨念。而當中明師兄數著師丈的舍利子時，在飛揚的煙灰和秋陽的映照下，我清楚的看見老師汗涔涔也淚涔涔。不知老師到底是以怎樣的心情送走師丈的，而今他們之間的一切，也已盡歸塵土了。王叔岷老師曾說：「林先生（師丈）是水滸中人，而清徽是紅樓夢裡的。」當我們追問清徽師最像紅樓哪家女子時，叔岷師未再多言，而我等自能會得其意。

老師是這樣的真心直性，脾味不投者不願相往來，任何人只要言談神色之間稍欠真誠，老師便不能隱忍而必欲以言語激之。老師的言談風格是屬於北平的，北平人說話從咬字捲舌到遣詞用句都客套婉轉，但盤旋迂迴中自有其鋒銳的傷害力。這種以近千年京都文化為底蘊所培養成的習氣，任誰也無法憑空學來，更何況老師在北平風調之外，更還有由個人性情及生活經歷所積累而成的特殊氣性。這獨特的語言格調，有時確實會令人消受不起，但是在這清濁不分的時代裡，能存此真性情且直抒其情者又有幾人？老師特別愛看丑角兒戲，大概和小花臉多用辛言辣語嘲諷人情有關吧。同時，丑角在冷眼看盡世情之後轉以突梯滑稽之姿遊戲人間的態度，或許也是老師所喜愛甚或嚮往的生活方式吧。

不過老師終究是看不開的，她只是常說俏皮話，其實一點也不能以遊戲的態度面對人生。姜白石的「萬里乾坤、百年身世，唯有此情苦」詞句，是老師特別喜歡講述的，其實也正是她一生的寫照。種種難言的羈絆糾纏，老師從不明言，卻總將一切遺憾慨嘆指向遙遠渺茫的北平，北平似為老師一世情根之所繫。開放大陸探親後，老師以垂暮羸弱之軀踏上了返鄉之路。對於老師的夙願得償，我們這些弟子們其實是擔憂超過高興，她老人家禁受得起四十年時空變異的衝擊嗎？果然老師歸來後所寫的〈還鄉曲〉劈頭即說道：「盼到

還鄉不見鄉，還鄉事事斷人腸」！巍峨宮牆、長城萬里，乃至於琉璃廠的翰墨書畫古董文物，都是老師文學藝術的涵融、浸潤、養成之所，而今卻是「城郭人民皆非是，飲食起居少舊章」，四十年來朝夕思念的兄弟，「八日匆匆悵來去，相見茫茫別茫茫」，而最深沉的哀痛還在於：「我在異鄉為異客，還鄉視我猶異鄉」！

返鄉歸來，老師更加蒼老衰弱，終日慊慊不肯進食，連俏皮話都少了。入院治療之後，我每次前往探視時渴望能再聽到老師的幽默語，甚至想聽她罵罵我、數落數落我。可是老師已不再言語，也始終不睜開眼睛，只有在我撫摸她的額頭時，淚水會自眼角流下。老師選擇沉默來面對她生命的最後一段路，而在這段無言的日子裡，竟然還有一次奮力的高呼。那是被玉蕙姐推著去作檢查時，行經醫院大廳，老師突然用盡了全力不斷呼喚著「清常！清常！」清常是老師弟弟的名字，身在北平。在油盡燈枯之際，我不知道老師心裡在想些什麼，或許只剩下了北平。而清徽師逝去後，以北平為文化修養長成之所的那一個世代，也已隨之而去了。

王安祈序於清大中文系研究室，民國八十六年元月



# 目 次

序一 陳萬益	
序二 非關午夢堂 王安祈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前人研究之回顧	2
第三節 本論文進行之方式	3
第二章 《午夢堂集》作者及其時代背景	7
第一節 葉氏家族成員及其生平	7
第二節 葉氏家族所處之時代背景	10
一、江淮地區文人結社之風	10
二、葉氏家族與當時文學界的互動關係	11
三、女性作品編選風氣的影響	14
第三章 《午夢堂集》之內容及版本	19
第一節 《午夢堂集》之內容及卷名釋證	19
一、葉氏母女及其他女性作品	21
二、悼亡作品	23
三、其他作品	26
第二節 《午夢堂集》之版本源流	27



第四章 《午夢堂集》主題探討	31
第一節 女性情誼的唱和酬酢	31
第二節 葉氏母女的嗟貧悼亡	40
一、窮愁貧病的生命況味	40
二、銜哀致誠的真情悼亡	44
三、宗教信仰的依託超越	48
第三節 女性願望的夢境投射	50
第五章 《午夢堂集》的意象塑造與女性經驗描寫	57
第一節 女性作品的意象塑造：梅花	57
一、賦性多愁的沈宜修	58
二、逃虛絕俗的葉紈紈	62
三、幽姿仙質的葉小鸞	63
第二節 女性經驗描寫：臨鏡	64
第三節 女性經驗的書寫傳統	70
第六章 餘 論	77
第一節 《午夢堂集》的傳統評價商榷	77
第二節 《午夢堂集》之餘韻	80
附 錄	85
附錄一 葉氏家族事蹟表	85
附錄二 《午夢堂集》版本敘錄	93
附錄三 葉小紈《鴛鴦夢》析論	101
參考書目	121
附 圖	131